



Paul Gauguin
高更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名人传记丛书



高更

Paul Gauguin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 编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更/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编著.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2. 12

(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5125-0463-9

I. ①高… II. ①皮… III. ①高更, P. (1848~1903) —传记 IV. ①K835. 65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85693号

名人传记丛书·高更

作 者	皮波人物国际名人研究中心 编著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统筹监制	葛宏峰 刘 毅 周 贺
策划编辑	刘露芳
美术编辑	徐燕南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国文润华文化传媒 (北京)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6开
	8印张 78千字
版 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5-0463-9
定 价	14. 20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9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目录

美满的生活

出生与成长	006
遇见梅特	010
星期天画家	012
《裸体习作》	022

天堂与地狱

寄人篱下	026
重返巴黎	032
布列塔尼之行	040
马提尼克岛	045

天才的碰撞

梵高的敬意	054
伯纳的理论	059
高更在阿尔	063
致命的打击	069

目 录

巴黎的生活

咖啡馆里的画展	076
窘迫的画家	079
成功的画展	088

芳香的土地

塔西提	094
《精灵在注视》	097
戏剧性的命运	103
重返塔西提	110
最后的杰作	114
最后的皈依	118



美满的生活

出生与成长

保罗·高更于 1848 年 6 月 7 日出生在巴黎。

高更的母亲是西班牙人，名叫阿莉妮·玛丽，年轻时长得非常漂亮。玛丽在波尔多遇到了克罗维斯·高更，一个奥尔良酒商的儿子，同时也是个激进分子。克罗维斯与玛丽刚认识的时候，还只是个新闻系的大学生。毕业后他被分到激进的《国家日报》任职，不久后便与玛丽结婚，婚后定居在巴黎。

1846 年，他们的大女儿玛丽出生了。1848 年 6 月，儿子保罗·高更出生。小保罗年幼的时候，由于国家内乱，巴黎常常发生巷战，玛丽在惊吓中带着两个幼儿度日。《国家日报》在革命声中战战兢兢地立稳了脚步，而克罗维斯却没有什么长进，也没有机会在报纸上发表自己撰写的文稿。

路易·波拿巴登基后，失望的克罗维斯决定离开家乡，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自由、平等、博爱的净土。最好的选择就是去秘鲁的利马，因为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得到妻子家族的庇护。玛丽的外祖父曾是驻扎在秘鲁的西班牙军团的一名上校，

经过几代的积累，玛丽家族的财富在利马已经首屈一指了。

1851年10月，就在前往利马的船上，克罗维斯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了。安葬了丈夫之后，可怜的阿莉妮·玛丽带着孩子继续赶路，前往利马。

高更后来回忆说，接待他们的曾舅公当时已经一百多岁



高更母亲阿莉妮的画像（油画）

了，非常富有，他送给玛丽一幢小房子，还雇了一个黑人女孩和一个中国男孩陪他们玩耍，供他们使唤。

高更在利马待了四年，这是一段快乐又神秘的日子。此时的秘鲁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新文明与原始的习性，贫穷与富裕杂糅在一起。大富豪的别墅旁便是印第安人和黑人的简陋住处，街道上的豪华马车与满街的破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景象经常浮现在高更的眼前。

除了街道、住所，曾舅公府邸中的一景一物也印在了小保罗的心中。他喜欢看家中收藏的名画和古董，也很喜欢展柜中陈列的银器和女眷们身上精巧的饰物和衣着，他更是常常痴迷地看着教堂中的绘画与雕刻。

最令他兴奋的还是嘉年华会。当地的土著女人有着古铜色皮肤，当她们穿着绚丽夺目的舞衣一路舞来，就好像天边的一道道彩虹。小保罗靠着窗户，兴奋地欣赏着这些人在庆

祝节日时的豪迈与激情。保罗喜欢接触有色人种，他总觉得服侍他的黑人女孩比他妹妹更漂亮，那个拖条辫子的中国童仆更胜过他的许多表兄弟。

自从丈夫去世之后，阿莉妮·玛丽自然把全部心思放在了儿女身上。每当儿子反抗，或不在眼前，或向他人献殷勤的时候，占有欲极强的母亲就会感觉不自在。但保罗是不喜欢被人占有或指使的，他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回报母亲的爱。他是独立又挑剔的，他第一个想到的总是他自己，不过他也欣赏母亲的一举一动。躺在床上，看风度高雅的母亲穿着耀眼的晚礼服到房中替他盖被子的时刻，是小保罗最爱她的时候。

1855年，保罗的祖父去世了，他的遗嘱里声明要留给玛丽母子一份遗产。就在玛丽离开利马返回法国后，秘鲁的曾舅公也撒手人寰，留给玛丽母子的遗产因为他们不在场而被亲友给吞掉了。更悲哀的是，当保罗母子到达祖父的老家奥尔良时，才发现祖父留给他们的遗产非常微薄，根本不足以维持生活。万般无奈之下，玛丽母子三人只好投靠保罗的叔叔维持生计。

一夜之间从天堂跌到地狱，失去阔绰的生活对年轻的玛丽来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坚强的阿莉妮·玛丽还是咬着牙挺了过来。

说一口西班牙语的小保罗开始在法国小学念书，但他总觉得跟其他同学格格不入，时常郁郁寡欢。

他常常会做许多与众不同的事。有时候他一个人聚精会

神地躺在胡桃树下，别人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是在等胡桃掉下来。有时候，他会用他修长的艺术的双手在树上雕刻图案。

小保罗的才能是多方面的，就像他的血统一样，既有西班牙贵族的血液，又有秘鲁土著人的原始血液。他的性格里杂糅着现代文明和粗犷的原始文化。

经过小学几年的磨砺和适应，小保罗已经能适应法国的生活了。他在11岁时升入了中学，在学校里表现得非常合群。在学校中，他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也学会了如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判断事情。他骄傲的神情、他身上的西班牙血统以及秘鲁的神秘色彩使他在同伴之中显得十分突出。没过多久，他身后就跟着一群小跟班了。

在明确自己的意愿后，已经念了两年预科的高更觉得学校生活很乏味，他想做个水手，去和大海打交道。这种鲁莽的决定是典型的高更式的性格。玛丽听到他的决定后非常惊慌，最后她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建议，让他先进海军学校，然后再说当水手的事。倔强的高更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他不愿再等，他想立刻上船。最后，他在一艘商船上得到一个学徒的职位。

高更做出这样的决定有自己的原因，因为他想离开家，离开这个令他压抑和愤怒的家。这么多年来，他们一家一直靠叔叔的接济生活。叔叔是个在外猥琐、在家懒惰的人，到后来干脆就成了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隐居人。姐姐玛丽脾气暴躁，又爱嫉妒，这也使高更很难忍受。

离家谋生有很多方式，不一定非要出海。高更没有强健的体魄，对海洋也不沉醉，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他走向海洋的呢？那一定是因为在利马四年的生活在他心里留下了印迹，促使他决定面对海洋。

他在船上度过了六年时光，前三年是在商船上当学徒，后三年是在海军战舰上服役，从三等的甲板水手，最后升到二等水手兵。他跟着船跑遍了世界各地的码头。他曾数次途经南美，重温儿时的美梦，还曾经远涉印度。

等高更结束六年的海上生涯回到家时，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了。母亲在他还在海上漂泊时就已经去世了，姐姐嫁给了一个智利商人，家中的房子和贵重物品全毁于战争。六年的海上生涯把他从一个羸弱少年历练成了一个健壮、世故的男人，也让他在一夜之间变得无家可归。不过母亲在生前就已经想到这一点了，她拜托居斯塔夫·阿罗萨家族的一个朋友给予高更一定的扶持。银行业巨子阿罗萨没有食言，他很快就替高更在布丹公司谋得了一份股票经纪人的工作。从此，高更踏入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遇见梅特

1873年的春天，梅特·索菲亚·加德来到巴黎度假，住在奥柏太太的供应食宿的旅馆里。梅特是丹麦人，当时

23岁，她个子高大，身材匀称，虽然称不上漂亮，但她活泼的举止和那双蓝色的大眼睛还是很快引起了经常在此就餐的高更的注意。

此时的高更是一个在股票市场上前途无量的青年。他本人并不算英俊，但是他高耸的颧骨、厚实的下颚都给人留下稳重和可靠的印象。他很少笑，但一笑起来还是挺逗人喜欢的。

高更开始大胆地追求梅特。他陪着她逛街、去公园。在越来越多的接触中，两个人的话题也渐渐地由欣赏巴黎的美变为互吐身世。

梅特将自己平凡、琐碎的家世都告诉了高更。她出生在一个公务员家庭，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带着五个孩子回到了外婆家。梅特有两个漂亮的妹妹，还有两个还在上学的弟弟。梅特17岁就离开家，出外当保姆，希望能获得独立的生活。

高更的高大、稳重以及丰厚的收入无疑很吸引梅特，因此，尽管高更告诉了她很多关于自己过去的风流韵事，梅特却完全没有放在心上。梅特家中拮据，两个妹妹早已名花有主，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逼得她必须赶紧找到意中人。她希望能嫁给一个可靠的人，亲手布置一个温馨、舒适的家，而高更完全有能力实现她的梦想。梅特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很多问题，比如高更的缺乏责任感，以及他对欲念的过分追求。她只是开心地接受了高更的求婚，并在当年的11月嫁给了他。

高更知道梅特是个虚荣的女孩，她要的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丈夫、一群活泼可爱的儿女和一个人人羡慕的家庭。高更

也明白，梅特是个固执的女孩，他相信一个倔强的女人一旦愿意追随她挚爱的男人，必然会心甘情愿地臣服于他。

虽然高更在婚前已经把自己的过去全部告诉了梅特，但是他隐瞒了自己一个困扰他们夫妻一生的嗜好：绘画。他不但没有告诉她，连一丁点暗示也没有。

欢天喜地的梅特做梦也没有想到，她还有一个她一生都打不倒的情敌，就在红毯的另一端等着她。

星期天画家

高更在布丹公司工作时认识了同事埃米尔·史克夫。史克夫是个业余画家，也是一个害羞又谨慎的人，他为人温和，说话结巴，总是显得犹豫不决。按高更的个性，他是不会跟这种懦弱又平凡的人交往过多的。但是史克夫人好，脾气也好，而且非常尊敬高更，尊敬得近乎崇拜。在这份友谊中，高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主宰者，史克夫则是一个唯唯诺诺的追随者。

史克夫经常邀请高更去欣赏他收藏的油画，当他发现高更对绘画非常有兴趣时，就常拉着高更去卢浮宫看画。他们也一起去看画展，尤其爱逛那些风格前卫的画廊。在那里，高更看到印象派大师马奈、莫奈、毕沙罗、德加及雷诺阿等人的作品。史克夫和高更对这些人的作品非常着迷，到后来，

史克夫干脆就怂恿高更也试着画两笔。

高更的外祖父是石刻印刷师，他的血液中多少也遗传了些艺术家的气质与才华。他曾看过阿罗萨家丰富的藏画，如库尔贝、杜米埃和德拉克洛瓦等人的作品。如今他有时间，有钱，但是总觉得生活中少了



法国画家保罗·高更

点什么。经史克夫的怂恿，他对作画也不免心动起来，尤其是在史克夫夸张的赞美声中，他更确信自己是有天赋的人。

高更和梅特婚后定居巴黎，一年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取名埃米尔。1876年，他们又生了女儿阿莉妮。那几年，高更的家庭美满、事业顺利，他自己也觉得心满意足。

绘画对他来说只是个消遣，他并不介意别人的评论。闲来无事的时候他会煞有介事地画上几幅油画。梅特并不反对他这个高雅的嗜好，还常常开玩笑地称赞丈夫有艺术天分。

好友史克夫是第一个令高更提起画笔的说客，但是妹夫梭洛却对他有更大的影响。梭洛是个职业画家，高更与梅特结婚的时候，梭洛就看过他的画，并给过他一些建议。当时的高更自知是一个外行人，所以很谦虚地接受了梭洛的意见。梭洛离开法国后，高更每个星期都会抽出一两天的时间到可拉洛斯画室去作画。他经常拿着自己的画稿四处向人求教，

渐渐地，可拉洛斯画室的艺术家用开始认可他的作画风格，鼓励他参加业余画展。

1876年，他的一幅作品《威洛里森林的风景》终于入选了巴黎沙龙。那幅画被挂在沙龙内，与一些著名的画家的作品并列。高更再也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动，他问自己，我真的能当一个真正的画家吗？我有画家的天赋与才气吗？通过阿罗萨的介绍，高更认识了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想成为印象派中的一员。

毕沙罗当时46岁，中等身材，微胖，初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他衣着随便，喜欢戴一顶宽边的黑帽子，一件宽松的外衣很滑稽地罩在他那没有曲线的矮胖身材上。毕沙罗是个表里如一的人，由他那闪闪发光的眼神、粗糙的头发、杂乱的胡子、厚厚的嘴唇、左摇右晃的脑袋，就可看出他那冲动、大方、急躁和忠厚的性格。

后来，毕沙罗被誉为“印象派之父”，一方面是他在印象派画家中算是年长的；另一方面，他也是印象派画家中最热情、最有组织能力的一个。

毕沙罗曾于1874年联合那些作品不被画廊接受的印象派画家办了一个称为“独立之士”的展览。这次画展虽然也跟印象派之前的那些画展一样不被人接受，但却是开创风气的行为。不过当时，印象派的画家还没想好怎么为他们的风格命名呢！

“印象派”这个名字的由来是两年之后，当这些画家又

聚在一起开画展，并展出了莫奈的《日出·印象》之后才得来的。当时的评论家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群反传统的疯子，便从《日出·印象》一画中想出了“印象派”这个名字来嘲笑他们。不过这确实是个很贴切的名字。

高更喜欢整日待在印象派画家聚集的咖啡馆中闲谈，他知道很多评论家都很蔑视印象派，但是在高更的内心深处，除了对绘画的狂热，其他的他都并不介意。

事实上，印象派并非什么大逆不道的画派，它也不像后来的立体主义和野兽派那样反传统和具有破坏性。印象派的主旨是想借文字、艺术、戏剧及绘画来反映人生中某些不可避免的阶段，这个阶段包含了我们每天的作息与生活，这种琐碎的生活有很多表达方式，也可以用照相留下某一阶段的生活剪影。

印象派的主旨与当时画坛日渐式微的装饰性艺术截然不同。装饰性艺术完全与生活脱节，题材也全是那些几乎没有人见过的历史人物，如早年的战争或希腊的神话人物。装饰性艺术的画面是光滑、僵硬而沉静的。年轻一代的画家希望摆脱这种严肃又单调的格调，因而力求突破，形成了当时的印象派。

印象派画家们自称为“野外的艺术家”。他们呼吁画家走出画室，走向田野，享受自然与眼前的生活。他们所指的“眼前的生活”并非是华丽的贵族生活，而是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如洗衣妇、清洁工、陋巷中的顽童，或戏院里的艺人。印象

派脱离了以往艺术形式对历史和宗教的依赖，艺术家们大胆地抛弃了传统的创作观念和公式。艺术家将焦点转移到纯粹的视觉感受形式上，作品的内容和主题变得不再重要，和表现主义表现内心情感、忽视描绘对象的外在形象不同。

印象派画家不仅在取材上与传统画家不同，连着色手法也完全不一样。他们追求光泽和色泽的表现，总是抓住一个具有特点的侧面去作画，所以他们必须疾飞画笔把颜色直接涂在画布上，他们只能多考虑画的总体效果，较少地顾及枝节细部。印象主义的画家以粗放的笔法作画，作品缺乏修饰，这些技巧的突破，不但顽固的老画家们无法原谅他们，就是一般大众一时也无法接受。

高更一直都对毕沙罗这个带他步入画坛的大师非常感激。他确实应该如此。毕沙罗看过高更的作品之后，就被他的才气深深吸引了。他明白，高更虽然只是个门外汉，但他是个有才华的人。高更衣着考究，而且拥有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毕沙罗甚至觉得，如果在印象派清贫的圈子里能出现这样一位体面又聪明的年轻人，将是件光荣的事。

毕沙罗一开始并没有教授高更什么作画技巧，他只是倒了一肚子苦水。由于得不到大众的认可和支持，印象派的艺术家们不但精神困苦，物质条件也非常差。就拿他自己来说吧，每天都要为柴米油盐发愁，他的太太每天都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作画？为什么不找个正经的工作，领一份稳定的薪水，也不至于一家人连基本的生活都维持不了。”